

■ 图片故事



# 你在玉树还好吗？

□马艳春 文/图

2013年，我被派往玉树。那时候的玉树已经走出地震的阴霾，明亮的校舍、崭新的民房，处处一片祥和，在没有遇到他之前，我以为这里已然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就在这里，从坐上飞机的那一刻就神往这个弥漫着佛教气息的圣地，这一方灵魂的净土。也正是在这里，我偶遇了这个藏族小男孩，眉目清秀，肉嘟嘟的高原红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有的福祉与恩赐——在我看来，那是信仰虔诚的玉树人民一颗佛心的外化。

这里的孩子们大多着装不很整齐，甚至手上也总有皴裂之后的不清爽，这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始终与自然保持最原始的和谐，如同树木花草般融于自然。

不记得我们到底是怎样认识、怎样开始的这一场邂逅，印象中好像一回头，小男孩就在身后，仿佛自然的存在。虽言语不通，但他眼神中自然流露的单纯与友好让我忍不住还是跟他交流了一路。他不和我们靠近，总是三五步的距离却一直跟在我们身后，问什么聊什么他都只是笑笑，笑意中有一丝腼腆与胆怯。当我们驻足观赏或拍照时，他席地而坐，双手交叉抚弄指尖，静静地等候着，仿佛一下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眼神清澈而美好。正是他的这

双眼眸，坚定了我之后留在玉树的信念并支撑了我玉树援建的岁月以及此后的人生征途。

临别时，我跟他道别，他马上朝我们挥挥手，脸上荡漾着专属于孩子的满足与幸福。理解与沟通往往能够带来发自内心的喜悦，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那份喜悦持续的很短，似乎是稍纵即逝，以致我的镜头只捕捉到他切换过后的忧伤。他的小手局促地要揣进衣兜，眼睛盯着我的方向但却没有焦点，痴痴的、飘渺的，眼神中分明是一种不舍。阳光打在身后，长长的影子投在身前。

最近总会忆起在玉树时光，总会想起那个孩子分别时的眼神，或许是做了母亲的原因吧。人和人之间原来即使没有言语的交流也可以产生如此深厚让人难以释怀的感情。眼神中的那份不舍仅仅是因为我的离开吗，还是说因为我也一并带走了他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与希冀？就好像一个山外来客对山民来说意味着另一个新奇的世界，但一旦客人走了，山民的远方则又局限在了大山之巅，而客人也会念念不忘那片理想中的桃花源地。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天堂，玉树的祥和与宁静以及那双清透的眸子始终牵绕着我，不知道多年以后，你是否依然安好？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 当年最想“农转非” □马海霞



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武功盖世的女侠，杀富济贫行侠仗义，为此我和发小常在村里的场院里“练习”打拳。一天下午我和发小正在场院里上蹿下跳“嗨嗨哈哈”时，恰好有大哥的同学路过，他马上把一个消息告诉了大哥，大哥知道后告诉了父母。

原来，那时电影《少林寺》正在热映中，村里两个小男孩看完后萌生去少林寺学武功的想法，他俩背着家人偷偷离家出走，家人一天一夜没找到他俩，都急疯了，刚要报案时俩孩子回来了，据说他俩走着走着又渴又饿，实在撑不住了便原路返回。

估计父母怕我也离家拜师学艺，听到这件事儿，便对我说，欲学武功，先得干农活，那些少林弟子也是平时担水劈柴磨炼出的功夫。就这样，父母上坡干活便喊着我同去，父母插秧让我和哥哥拾水，父母刨地便让我拔草，一个夏天我被晒得黝黑黝黑，武侠梦随着汗水滴进了泥土再也发不出芽来。小孩子的理想善变，我那时的理想逐渐和父母的理想靠拢了：要好好学习，争

取考学跃出家门。

那时农村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就盼着子女考学脱离农村，捧得一本“农转非”的户口。经过那个夏天庄稼地里的暴晒，一定要“农转非”这个信念深植于心。班里有几位同学是非农业户口，班主任每个学期会发粮票给他们，每到这时我就羡慕得流口水。更让人艳羡的是，我们放假时需要跟着父母去地里收割庄稼，而他们家里没有土地，假期对于他们，躺在风扇底下看电视才是常态。我幼小的心灵总觉得我和他们不在一个世界，我的世界因为是农民而卑微得很。

我童年的理想终于通过那年高考被实现了，虽然考得不满意，但在父母眼里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脱离农村了。

这种喜悦没有维持几年，就被彻底打破了。我们村在城郊，那时城郊的土地开始旧村改造，村办企业也红红火火，村民分钱的分钱，分房子的分房子，我户口已不在农村，村里逢年过节发放的粮油鱼肉等福利和我再无一

毛钱关系。要想把户口转回村里当农民，想也别想，彼时高考是万人挤独木桥，此时想“非转农”连独木桥都没有。

最近几年，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了“农”与“非”的户口之说，想来也是，现在稍微正规点的企业都给职工交纳“五险一金”，农民也可以有养老保障了，相比城市人口，他们还多了一份土地。

几十年后，谁能想到农民的地位彻底反转。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每当我提起童年的理想，总是后悔不已，但这种后悔中透露出曾经身为农民的骄傲，正是时代改革变迁，让我曾经的卑微被骄傲替代。

如果可能，我想更改我童年的理想：我想做个新时代的农民，一辈子扎根土地，要用知识改变农村的面貌，让自己一辈子做个幸福的农民。

■ 每日连载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关明

北梁广场的正中间有一个大型音乐喷泉，喷泉侧畔矗立着一尊大型的毛主席雕像，毛主席他老人家穿着风衣，背着手，目光慈祥地俯视着北梁广场，眺望着更远处的北梁山脉、朔漠高原和祖国大地。塑像的下面，每天都聚集着一群跳广场舞的老年男女，成为北梁一景。

呼维民在广场上遇见了秦五一，向他询问家中情况，秦五一叹口气说：“楚国庆，可能撑不下去了。”

呼维民急忙问，怎么回事？秦五一对呼维民说，楚国庆今年又查出肾脏毛病，一直透析，现在透析也支持不下去了，省人民医院的专家说，要保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肾移植。上星期天，秦勤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宣布她的决定，把自己的肾拿出一只，移植给楚国庆。家里所有人都反对，但是秦勤说已经问过医生，人体有一只肾就足够用，而且她偷偷到医院做过配型检查，和楚国庆刚好能够配上。她还安慰楚国庆，这说明我们正好是天生的配对。现在在家里东挪西借，凑够了动手术的费用，但是手术以后，听说还要吃抗排异药物，也是一大笔钱，还不知道从哪里来。

呼维民听得吃惊，急切地说，怎么没有听她说起？秦五一说，秦勤讲过，你帮我们家够多了，中天上大学就是你们工会帮的，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她让我不要告诉你，也不要告诉楚中天。但是我想，这事早晚瞒不住……唉，人啊，有啥病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我们家里，还就数我这个老头子身体硬朗。我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做一点贡献，所以，喘气就是生产力，我可不能生病。所以才跑来这里锻炼身体——实在是病不起啊！

呼维民有些心酸，他对秦五一说：“您别着急，也转告秦勤不要着急，也怪我这一段忙得没有时间去看望您老，也没有向您老通报，对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我们工会已经有办法了。”呼维民告诉他，上次风过庭书记提到的职工大病医疗互助活动，已经开始全面启动，明天就准备举办首期捐助仪式。

秦五一说：“真像你们说的，一年交三十六元钱，就可以报销百分之八十的医疗费？”呼维民说，没错。秦五一说：“可惜，楚国庆没这福气，他们矿上不肯参加。白广发说了，工会办的事，靠不住，不让花这笔冤枉钱。”



呼维民说：“他们矿的事以后再谈，楚国庆的问题，我会想办法的。”

上次省委书记风过庭到北梁送温暖，提出职工大病医疗互助思路之后，呼维民派人到上海、云南等地调研，根据北梁实际拿出了实施方案。他们的做法受到了全市广大职工的欢迎，各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第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单位达到了一千七百多个，参加人数达一百多万人，收到互助金三千多万元。这项活动还得到了省市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朔方省和北梁市还分别给市总工会拨出一百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第二天，在北梁广场上，工人文化宫门前，北梁市总工会举行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捐助启动仪式。这次呼维民吸取了上次“金秋助学”时的教训，没有邀请受助职工上台领取补助。而是由省市领导致词，受助职工企业代表致谢之后，由市总工会干部兵分几路，把捐助款分别送到职工手上。

(连载15)